

炊烟依稀梦依稀

□ 途遥

“又见炊烟起，勾起我回忆！愿你化作彩霞，飞到我梦里”听着悦耳的歌声，往事梦幻般地牵着我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撩扯出记忆中渐行渐远的袅娜炊烟……

童年的记忆总是那么的清晰和深刻。我的老家在黄歇口镇四湖河畔的大兴垸，典型的湖乡水区，还有让人吹得起牛的“全国产粮第一镇”美称。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走不出她的视野，那儿的鱼米滋养了我，那儿的炊烟缠绕着我。袅袅炊烟是儿时珍贵记忆的韵味标志，是乡情的凝聚、乡风的流淌！记忆的屏幕中，那从屋顶袅袅升起的乳白色飘带啊，永远是漂泊游子魂牵梦绕的五线谱……

记忆的花瓣掠过心湖，泛起片片涟漪。孩提时代的世界里，袅娜的炊烟，似跳动的音符，像婉约的小令，激起人美好的憧憬。仲夏，炊烟伴着冉冉升起的晨曦，沉睡的水乡披着薄如蝉翼的白纱，像恬静的少女，打着呵欠苏醒过来。猪圈的狗仔似乎嗅到了从厨房飘

出的香味，放声高歌，顽皮地趴在墙上哼着歌，等待主人的恩赐。成群的鸡子也会跟着格格叫着，似乎永远吃不饱的，祈求主人多施舍一把香甜的吃食。母亲用柔和的声音喊醒贪睡的我们，我们揉揉朦胧的睡眠，随即跟在大人的屁股后走向田头地角。整个村庄再一次呈现了白天的繁忙，沿着蜿蜒的小路赶工，郁郁葱葱的树木、青翠欲滴的桃李、涟漪荡漾的池塘、耀眼夺目的荷花、悠然自得的水牛……谱写出一曲优雅的家家乐，令人心旷神怡！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大兴垸！空气弥漫着泥味，忙碌耕种的人们，高歌低吟的昆虫，都让人沉醉于水乡梦里，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不禁联想到陶渊明的田园生活。放眼望去，乡村的庄稼草木，花鸟虫鱼，鸡犬牛羊，无不布下了强烈的磁场……

时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时间在欢笑和诧异声中悄悄流逝。村子里春秋收，夏割冬藏，戴斗笠，穿蓑衣，风里来，

雨里去。我与父亲扛着犁耙、铁锹，挑着秧架、箩筐，拖着疲惫的双腿，从房后水田里在落山的太阳伴随下走回家时，总是习惯朝台子上空张望，似乎看到母亲以手遮额温和的叫着我的乳名，喊我回家。只要看到那些黑如乌云，青似晨雾的炊烟，我就仿佛望见了母亲，在灶前用火叉传柴递草，鼓腮吹火，心田升腾起温馨滋润的情愫，很明澈，也很幽远！母亲煮熟了饭，就在夕光薄岚里，在几缕炊烟的余烬中，默默地守望着。我也就犹如闻到灶堂里飘出的饭香，干涸的心田像潜进了贵如油的春夜喜雨，疲惫的脸庞就会像花一样绽放，一天的倦意也似乎随着炊烟一起飘散到了空中。

谁不说俺家乡好！一声声鸡鸣犬吠声，一排排红砖青瓦房，一缕缕缠缠绵绵的青烟，描绘出一幅幅恬适的农舍最和谐的水乡墨画。

这世界有着太多身不由己的离合，如今再回故乡，电视声、卡拉ok声、麻将声、汽车

声代替了鸡鸣犬吠声、耕牛犁地吆喝声，七心煤、液化气代替了烧柴，古董似的平房变成了孤寂楼房……已很难让人感受到那乡土的气息、炊烟的踪迹。

去年春节，我回老家呆了一周，我们先是坐高铁，后转商务车，再坐的士，走堤埂才到了家。节后的几天，突然想看儿时家乡的采莲船、舞龙、玩狮子。我伺机等着昔日的锣鼓鞭炮声，再现儿时梦境，可等来的是失望，只有串门时的麻将声此起彼伏。那些时日，挨家拜年，我们围坐在火堆边，畅谈起小时候看社戏，划采莲船、请灶神、祭先祖、守更，女儿在我身边像听着天书，惊讶睁得着大眼。

痛别老家的前夜，我在水乡的农舍做了许多梦，大多是伤感的、怀旧的，像炊烟样缠缠绵绵。故乡啊，你不仅仅是个地址和空间，你有着容颜和记忆能量、有年轮和光阴故事；故乡啊，你是我收藏童年、见证青春的地方。我昔日的故乡啊！多想炊烟再升起，迎着暮色绕大地。

池塘

□ 武乐新

富贵叔勤劳、辛苦了半辈子，却没有过上一天的富贵日子，虽然自己的名字叫富贵。

现在是晚秋，池塘里的荷叶已经枯萎，草木凋零，正值文人墨客悲秋浅唱的时候，富贵叔却露出了笑容。他喜欢晚秋过后的日子，他觉得：冬天到了，身体就暖和了！

村里有一口大池塘，紧靠大河边，池塘地势低洼，每到六、七月份汛期来时，河水猛涨，池塘连年受淹。村里曾几次将池塘发包给村民都无人接手，不敢“领杯水”，都是“想吃刺猬又怕刺扎手”。

承包期限五年，三年免交承包费，富贵叔决定“揭皇榜”。人是三节草，不知哪节好。富贵叔相信自己已会过上富贵的日子。一运五年，家兴业就。万一自己碰到了这五年好运呢？富贵叔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池塘约八亩，养鱼养虾怕靠不住。万一

汛期水大便会弄得“鲤鱼跳龙门”，捉鸡不成，反丢一把米——亏本的买卖做不得。富贵叔觉得还是种植莲藕稳一些。随后，他平整了池塘，种植了很多小藕苗……

人间四月，“小荷才露尖尖角”。富贵叔不着急，静等满池荷花香。六月荷满池，青翠欲滴。荷花绽放，红白相间，观池中景，心静神怡。“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富贵叔撑着小船，在荷塘中穿行，看一下荷花，摘一下莲蓬，哼几段小调。又时而脱衣下水，采几把藕梢。微风拂动荷叶，舞动荷花，人如花中仙子，悠然自得！

六月的天气孩儿脸。忽然，天空乌云密布，池塘暗色，风雨四起，富贵叔阵阵胆颤，生怕荷塘经不住风雨。富贵叔这些年也经历过不少风雨，不断地给自己壮胆：天无绝人之路。富贵叔也不是吓大的！

六月，汛期到来，内荆河的水位猛涨，一夜之间河水越过池埂，水泊池塘。富贵叔的心一阵冰凉，感觉今年的希望泡了汤。富贵叔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靠大河边的池埂挖开一个大口子，让河水尽情地奔涌入池，池塘与大河形成了一片汪洋。富贵叔也很精明，知道自己的池塘里根本不能养鱼，也知道大入了池塘根本留不住鱼，干脆就顺天时挖开口子“施毫子”。

好在汛期持续的时间不算长，加上政府防汛排渍的措施又得力，富贵叔的藕池保住了，池塘里的荷叶还是那样的绿。看大水渐渐退去，富贵叔又迅速封好了塘口，等待秋后“翁中捉鱼”！

……

天降寒凉人添衣，当很多人正在寻找温暖的时候，富贵叔就开始暖身了。抽水机抽

人生入戏

□ 王生文

刘桂花被选进花鼓剧团前，团长正为找不到适合的演王美蓉的演员而着急。团长一眼见到刘桂花，感觉她像极了王美蓉。团长迫不及待地跟刘桂花讲戏，讲《站花墙》，然后让她试唱“风吹杨柳条条线，雨洒桃花朵朵鲜”，虽然唱准了，但没有韵味，团长望着刘桂花说：“你要是能入戏就好了。”

“什么是入戏？”只上过小学刘桂花不懂入戏，接过话问团长。

“这人戏嘛，打个比方说，你不是刘桂花，而是王美蓉。”团长打住话，想了想，试着问：“你在农村可有未婚夫？”

刘桂花脸一下红到脖子根，抿着嘴，摇了摇头。团长轻松一笑，说：“那就好，你把杨玉春当作你未婚夫，试想，他因为落难来投靠你家，你父亲不但不认反而将他赶出去，他无依无靠，只得出家做了道童，你知晓这些委曲后会是一种什么心情？”

团长的开导果然奏效，刘桂花再试唱“春风不入珠帘里，美容何日转笑颜”时，一颦一蹙神韵就出来了。团长一高兴，拍手道：“可以排戏了。”

更出乎团长意料的是，刘桂花一见扮演杨玉春的李新华，一脸羞涩，满眼含情，锣鼓儿还没有响，她的魂就入到戏里去了。

王美蓉站在花墙内侧，与隔着花墙的落魄公子杨玉春，先是互诉衷肠，继而馈赠定情之物——

“忙在胸前摸一把，素珠落在手中存。此物不是无价宝，聊表玉春一片心。”

“忙将头上摸一把，取下金钗一点红。金钗红，金钗红，金钗上面两条龙，一条好比杨公子，一条好比王美蓉，相公带回收藏好，见它如见王美蓉……”

刘桂花不仅把程式化的招式演得中规中矩，而且把一个大闺秀的端庄妩媚以及对爱情的大胆追求演绎得淋漓尽致，戏里该有的她表演出来了，戏里没有的，她以自身的独到感悟也表现出来了。

《站花墙》一下演火了，市剧团一连好多天剧场爆满。刘桂花与李新华脱颖而出，很快成了花鼓剧团的台柱子。

就在观众们一次次看着戏里眉目传情的刘桂花与李新华，感叹着说真是天生一对时，

事实上，他们早已把自己当成了王美蓉与杨玉春。第二年春天，他们把戏里美好的结局演绎成了现实。

结成了夫妻的刘桂花与李新华仍以扮演王美蓉与杨玉春为主，在甜蜜的爱情里，他们相继有了一对儿女。

忽一日，团里要排练新戏《秦香莲》，毫无疑问秦香莲和陈世美要由他们夫妇来扮演。

谁知，刘桂花根本人不了戏，她的眉间传达出的只有情，而没有半点对忘恩负义的陈世美的怨恨和决绝。团长将戏叫停，对她说：“你还没有从《站花墙》里走出来，他不是杨玉春而是陈世美了，是狠心抛弃你和对儿女的薄情郎……”

“不，他不是陈世美，永远都不是。”刘桂花听不进团长的劝导。

团长无奈，只能另找别的演员替换刘桂花。可刘桂花找团长，让他把李新华也换下来，她不能接受丈夫演陈世美的事实。

这回不要说团长不会同意，就是李新华也决意不会退出，事业正如日中天的他，对塑造新的角色的热情，盖过了对妻子的包容，他

义无反顾地做起了皇家的驸马爷。

戏里，李新华成功地扮演了陈世美；戏外，他和刘桂花走到了婚姻的尽头。

婚一离，刘桂花自然连王美蓉也不肯演了。团长看在她曾有助于剧团的份上，让她做副务。而此时正赶上市政府组织文化下乡活动，花鼓剧团因一时拿不出更多更优秀的剧目，只好带着《秦香莲》剧组送戏下乡。

这天晚上，已是剧团送戏下乡的尾声了，谁曾想当帷幕就要开启的当口上，演秦香莲的演员因连日劳累，低血糖突发，被紧急送往医院。这主角演员无人可以替代，换别的剧目，演员又不齐备，怎么办？团长急得抓耳挠腮。

幕后从容走出一个人来，对团长说：“开演吧，我来。”她是许久没有演戏了的刘桂花。团长感激地对救场的刘桂花一笑，随即大声宣布：“赶紧撤换布景，演出《站花墙》。”

“海报都贴出去了，还能换？秦香莲，我演，春哥和冬妹，我的俩孩子演。”刘桂花这一次让团长惊讶得连气都出不来。

最后一场《秦香莲》大获成功，轰动了十里八乡的数十个村庄。

春有燕归来

□ 黄育松

凛冽的寒冬一过，春风轻轻拨动着柳树的春帘，点燃了桃树粉红的小花朵，吹皱了池塘的涟漪，丝丝春雨浸润了凄凄的芳草，万物都显得生机勃勃。不经意间，那明媚的阳光下，金黄的油菜花，嘤嘤嗡嗡的小蜜蜂，池塘里跳跃的鱼儿，成为你生活的一瞥。

燕子今春到，茅堂水郭西。小时候住在乡下，每到这个时节，乡村的春天似乎总以燕子的到来拉开序幕。一群群小精灵成群结队的到来，然后散落在广袤的乡村大地。大人们常说，燕子是报春者，要以待客之道对待。我们以真诚的目光打量着这群小精灵，乌黑油亮的头背，白色的前胸，小巧的喙，叉开翘起的尾，很有绅士派头。它们时而翱翔在天空，展现出柔美的舞姿，任意裁剪着湛蓝的天空；时而悠闲地站立在乡村高低起伏电线上，沐浴着清晨的骄阳。他们喜欢整齐有序地站成一排，一副纪律严明的样子，不时用好奇的目光俯视着它的新家。灵动可爱是它的底色，燕子有些闲不住，一会儿啄羽毛，一会儿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似乎要把春天最美的时光嚼个够。

与其它鸟类筑巢于树杈不同，燕子喜欢在屋内筑巢繁衍生息。据说燕子在谁家筑巢，就表明那一家人和睦团结，善良友爱。因此，在春天，各家各户都会将冬天关门闭户的习惯改掉，纷纷开门迎宾，欢迎这群小精灵来安家，它们也会客气地在中厅呢喃一番，仿佛是感谢主人借居给它。

有事外出，也会故意留道门缝，让燕子能够自由出入。燕子外出觅食，回家的时间不定，小燕子正熬熬待哺，有时看到巢内的乳燕张着嘴直叫唤，我也替燕妈妈着急。外出之前总记得看看门窗，要给燕子留个“特别通道”。学会和睦相处，学会替别人着想，似乎是从小时候的春天开始的。大人常教育我们，燕巢是燕子衔泥衔草一口一口筑起来，有时不成功还会半途坍塌，又得重头再来，实属不易，就像我们种粮盖房一样，一切都是汗水的结晶，我们不禁对燕子的执着与勤劳钦佩不已。

春天的晚上，我们一般都休息得比较早，夜间尽量少有点响动，大人说大家里面有小家，燕子比较敏感，不要吵到那一窝燕子的瞌睡。春雨常骤急，夜间时有呼噜刮起的风和急促拍打在瓦上的雨，每当此时，燕巢内也偶有鸣叫声，我就想，此刻它们是否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呢？人勤春早，燕勤早春。明媚的阳光尚未升起，早起的燕子已经外出了，剩下一群乳燕在巢中安眠，它们是否也会一觉醒来，看不到燕妈妈，惊恐的哭闹一番呢？每次吃饭，我总会下意识用眼瞟一瞟屋角壁上的燕子，心想它们吃过饭了没有呢？

秋天来临，燕子走了，心中还有些不舍，那些叽叽喳喳的声音，突然有一天变得安静了，心里似乎有些空落落的。大人们说，来年，它们还会来，会带着它们的儿女来。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春有燕归来，打开那扇门，门外的春意盎然，万物吐新，在春天我们可以尽情地拥抱自然，享受人与万物和谐共处的乐趣。

随 缘

□ 郑天红

多年之后，我也像饱经沧桑的老人一样，喜欢说“想当年”。

想当年，你还是一个花季的少女，而我却正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那时，你总爱秋风的凄婉、秋雨的缠绵，在秋日、秋风、秋雨的气氛中，你留下了许多故事。而我却总爱秋的热烈，在自然界走到奄奄一息的最后回光返照中，我似乎在秋的烈日中感到生命最后一刻的辉煌。我们的情有多浓，秋季的情便有多浓。于是，在那枫叶泛黄的季节里，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

一枚写了诗的枫叶成了我至今无比珍贵的书签，我别具心裁的小卡，想必你也会珍藏。从此，秋日黄昏的小径上留下了我们的剪影。秋的夜晚不仅有星星的呢喃，更有我们的窃窃私语。你还记得那秋日的回忆和回忆中的私语吗？

也是一个落叶的季节，我背上行囊开始异地求学，你却留在了家乡，从此，每逢年末岁初，我总会收到一张印有红枫的小卡，我知道那是你从一个个小摊点中精心挑选而来的，因为枫叶是秋季中最多情的树叶。

然而，自此以后的秋季再没能给我们带来共同的记忆，纵有枫叶为媒。

相隔山水，我们只能鸿雁传书。终于又见面了，激动之后却是相对无言，“我真羡慕你！”你的语气中有一丝隐隐可怕的陌生，一下子我体会到了鲁迅和闰土的隔阂。

分分聚聚中，我感到我们之间的一缕情丝。终于，她还是落叶般从我的手中飘逝了，带着无可奈何的惆怅。

于是，在夜深人静的晚上，我常想：也许那往落叶上写诗的心情真的如同黄鹂一样一去不复返了。也许人的成长总是要以孤独为代价的。

在这天高云淡，秋风习习，一树的美丽，一地的金黄的日子里，我往日的朋友，你可曾发现，回味毫无保留的热恋和青春时代的美丽同样能让人心旷神怡。

人生就是这样，多少的机缘都只是匆匆的一瞬间，该来的总要来，该去的留也留不住，握在手中的要好好珍惜。潮起潮落，云聚云散皆随缘。

故 乡

□ 束继敏

在茫茫人海漂泊的游子
与故乡渐行渐远

多次睡梦中

黑子、丑货、狗子这群儿时玩伴
逃课后像一群下山的猴子
在菜园跳跃式偷摘西瓜瓜
守国的王爹追得气喘吁吁
我们躲着草垛窃喜

独居异乡

念念不忘故乡的一草一木

登高远眺

故乡成了回不去的远方

愿在生命尽头

化作一株小草

静卧在故乡的泥土

与父母为伴

